

■私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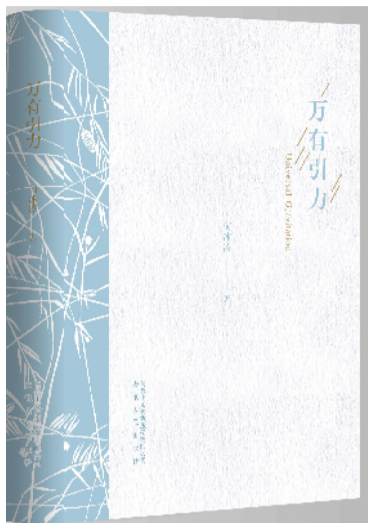
从湖水里探查落日的芒刺

·王妃

冰凌不是一个靠创作量取胜的诗人。相反,她的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,都是极短但一击即中的作品,如《小西天》,充分体现了她对写作极度节制的态度。

读冰凌的诗,常常让我感受到她语言干净、清冽甚至凛寒带来的触感,我会不自觉想到深冬、冰雪、岑寂又阔远的林海、穿林而过粼粼流淌的溪流,这或许是她诗歌最显性的特征。与冰凌当面交流的人,会很放松,因为她的审慎和格局。她的智慧体现在语言的灵敏度和暗藏的机锋里,她谦和但不软弱,“隐晦和坚忍”的自伤和自愈,这是桐城深远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现实复杂性锤炼出的性格秉性,是其诗歌的第三个特征。

我还想结合文本用两个词来谈谈关于诗歌的异质化。第一个词是“修复”。冰凌的诗歌具有修复的功能。一是对僵化或受损的语言的修复。当我们见惯并麻木于湖水的动荡夕阳的下沉时,“湖水生出鳞片 / 向看不见的地方攀爬 / 这是黄昏 / 带着它美妙的糖衣 / 降临了”给了我惊诧和欣喜。她的每首诗,从标题到内容的表达,都独具匠心,深谙汉语之美的人都会穷其所能来调动和激发词语的活性,让语言获得顺畅的呼吸和旺盛的生命力,这也是读者得出陌生化表达的共性认识的原因所在。二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。冰凌是个花仙子,她丰富的博物知识在文本里随处可见,如《致合



肥》里的年久失修的法梧、纷落的无患子果实,在陪伴中见证了一座城、一城人的成长。三是对自我情感的修复,当然这与第二点有诸多的重叠。冰凌有多首诗吟咏的是关于爱的挽歌,深深打动我的不是浓烈的抒情,而是极度节制下的那份隐忍和悲怆,“鸟飞云去 / 长空空无一人 / 绿雪茶社的香茗早已冰凉 / 而她的泪水也冰凉。”

第二个词是“植入”。冰凌擅于在诗歌里植入,就像一个养花高手娴熟又高妙的嫁接技术,使一首诗拥有复杂又丰富的内涵,也给读者留下进入的多个通道。一是形式的植入。很多诗里都有双引号的应用,而双引号里的内容除了单纯的引用外,还有对话(神性和自性)、旁白(强化和推进)、阐释(总结和说

明)等功能,比如“唯肉体烂掉之后,才可以得到 // 白果的药性”,这是对“旧年的银杏有待腐烂之身”的强化和推进。“假使整个巢湖都是破绽 / 水使它圆满。”这种阐释使诗意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。二是古典文化元素的植入。这一点应该比较好理解,凡用心的读者都可从遣词造句中感受到随处可见的古典气息。三是禅意的植入。这也有赖于她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。最典型的是《冬至的南瓜》,描述了南瓜“极像佛的样子”到“现在我杀了它”最后“煎熬它 / 还要和孩子们一起吃了它 / 来醒目”的这样一个过程,她在这样的表象里植入了禅宗遇佛杀佛的修行理念,“醒目”则是破除执念回归本心的最终目标。四是个体经验的植入。她个人非常驳杂的知识、丰富的社会阅历均成为诗意的载体,这涉及文学、美学、音乐、戏剧、电影等艺术,还有化学、物理、生物、天文地理、医学等科学知识。诗歌需要高级的读者,就体现在你如何看出这些载体对字面意义背后的强大支撑。

关于冰凌诗歌的研讨很多,都非常精彩到位。当然,误读是可能发生的善意演绎,但所有的读者,努力跨越她在“诗本身的谜题属性”中设置的障碍,是挑战,更是呼应。对于“带着一个中年人应有的谨慎”而活的冰凌,“我无数次地献出自己, / 只有这一次, / 我收回我”的冰凌,这些呼应是莫大的安慰。

新书架



◎向以鲜著
◎漓江出版社

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诗学力作,将杜甫还原成了一个在历史夹缝中呼吸、行走、观看的“活生生的人”,也让宏大的“诗史”之称落到了实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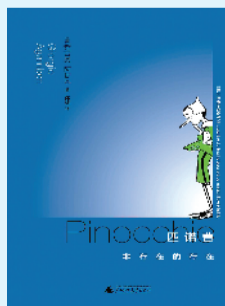
◎苏菲·玛索著
◎花城出版社

这部作品不是一本明星书,而是一部文学作品,一位真心尊重文学、热爱文学、相信文学,并且具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和文学手段的人写出的作品。



◎张小满著
◎文汇出版社

这部非虚构作品以罕见的真诚坦率,记录下了寻常人在庞大体系里的日常,用反复咀嚼过的冷静绵密,写出了普通打工者每天经受,却难以言说的“慢性痛苦”。



◎乔吉奥·阿甘本著
◎广西师大出版社

作者通过对《木偶奇遇记》进行“再解读”,探索身体、存在、非存在等命题,就生命、人性、本真、童话等概念提出了新知。

■后记

我喜欢一切奇思妙想

·曹亚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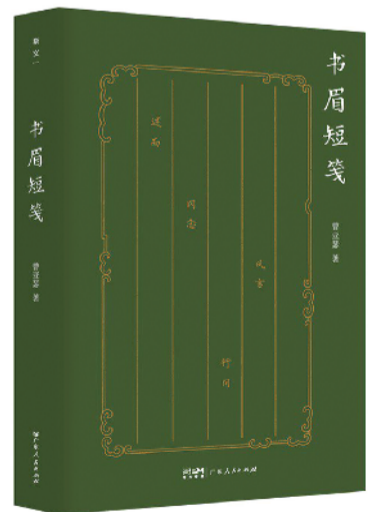
明清之际,评点文学勃兴。金圣叹评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、毛宗岗评《三国演义》、张竹坡评《金瓶梅》、脂砚斋评《红楼梦》等纷纷问世,一时放言无忌,呈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态。

线装本天头阔大,方便写眉注、批语,读书人又爱在上面勾勾画画,发点感想,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评点文论。更重要的,眉批只及一点不及其余,虽说是一孔之见,却往往一语破的,有一字千金之效。

于评点本,我独爱金圣叹。

我读金圣叹,心情复杂,一方面为其毒舌而拍案,另一方面又如游览优美风景时带着一位饶舌的导游,你刚刚触目风景,他就给你评点“妙在何处”;刚转眼到另一处,他又指点江山,说那里有什么缺憾。虽然鞭辟入里,却也感觉絮叨。心里暗说,我若是金圣叹,一定点到为止。

金圣叹是狂放的,给我的感觉是“不走寻常路”,在他那个时代当然是异数。他对天下才子们惺惺相惜,于是编《天下才子必读书》和《小题才子书》,不收高头讲章,不收正襟危坐之作,想让天下不是



才子的读过都变成才子。

中国文人,向来分“才子派”和“苦吟派”。才子文章一在别出机杼,二在倚马立就,如曹植七步成诗,一篇《洛神赋》宛若惊鸿游龙,有“天下才共一石而独得八斗”之誉;王勃酒后拥被而卧,尔后文不加点,即席而作《滕王阁序》,遂成千古名文。而“苦吟派”则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,如大家熟知的“郊寒岛瘦”,文风简古孤峭、沉郁悲凉,一看就没

有享受过什么好日子。

我有自知之明,于这两者之间,既缺乏才情,又吃不了太多苦,注定是两派都做不成的。

中国人不喜欢体系,也就不爱做长篇大论,所谓“小品”者也就大行其道。三十年前读晚明小品,就深受施蛰存先生的影响,独独喜欢《陶庵梦忆》和《西湖梦寻》。

还有历代尺牍,我亦喜读。不光魏晋手帖、六朝翰牍,苏东坡的手札、袁中郎的散墨,以及清代三大尺牍——秋水轩、雪鸿轩、小仓山房——都经常翻阅,碎屑屑玉,如闻古人警欬。尺牍不受各种文章做法的限制,可长可短、言到即止,臧否人物、八卦秘辛,我手写我心,最能见到性情的一面。近年钱锺书先生信札披露颇多,此老就深得尺牍写作大法,每每皮里阳秋、微言大义,不经意间用一个古人典故,能让人考索半天。就像有人问起萧统编《文选》中“为什么有诗”时,最奇妙的回答是“他读的书多”。钱锺书也一样。希望范旭仑先生能早日编辑出版一本《钱锺书信札》,如是,读书人真该馨香祷祝了。

《万有引力》

◎何冰凌著
安徽人民出版社

《书眉短笺》

◎曹亚瑟著
广东人民出版社